

孫 犁

如雲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作者年逾古稀，近年来身体欠佳，惟以写作为生命，常抱病执笔。其文章老而愈珍，海内外知音者皆有口碑。

本书所集系作者1988、1989、1990三年之新作，分小说、散文、杂文、读书记、书简等辑，共60篇。其文风、意蕴，承续既往，感发世事，一颗拳拳之心，读者自有明鉴。

如 云 集

孙 犁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10 插页4 字数161,000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7-5306-0775-8/I·690

定价：6.10元

〔津〕新登字(90)002号

目 录

芸 斋 小 说

罗汉松.....	3
续弦.....	8
石榴.....	13
我留下了声音.....	18

散 文

菜花.....	25
转移.....	28
吃菜根.....	31
拉洋片.....	34
看电视.....	37
悼曼晴.....	41
记邹明.....	45
记春节.....	56
悼万国儒.....	59

新居琐记	63
锁门	63
民工	65
装修	67
记老邵	70
楼居随笔	77
观垂柳	77
观藤萝	78
听乡音	80
听风声	81
觅哲生	84
老同学	86

杂 文

谈镜花水月	93
我的位置和价值	97
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	101
谈理解	131
谈闲情	134
一本小书的发现	137
《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校读后记	140
关于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	143
我的经部书	147
我的史部书	152

我的子部书	157
我的集部书	164
我的丛书零种	172
朋友的彩笔	177
庚午文学杂记 (一).....	181
作家与新潮.....	181
作家与文化.....	182
作家与道德.....	184
作家与经济.....	186
希望	188
庚午文学杂记 (二).....	189
大奖	189
评论	190
新星	191
流派	193

耕堂读书记

读《旧唐书》记	197
读《宋书·范滂传》.....	231
读《史记》记 (上).....	239
读《史记》记 (中).....	248
读《史记》记 (下).....	258
读《史记》记 (跋).....	266
读唐人传奇记	269

书衣文录	278
------------	-----

——附摭遗

芸 斋 短 简

致李蒙英（二封）	291
致李克明（四封）	293
致段华	296
致孙柏昌	297
致卫建民（二封）	298
致杨天放	300
致郭志刚	301
致季涤尘	302
致单三娅	303
致杨坚	304
致常跃强	305
致李之珽	306
致刘文霄	307
致张志民	308
致姜德明（三封）	309
致黄伟经	312
致刘梦岚	313
致邹明	315

芸 斋 小 说

罗 汉 松

现在，我养的花木中，这棵罗汉松可以说是长得最好的了。我每天搬出搬进，唯恐叫人偷了去。这是朋友老张送我的。老张一共送过我三盆花。第一次是一棵玻璃脆，他送来的时候，笑着对我说：“你养这种花最合适。”

他的意思是，我这个人很脆弱，弱不禁风，半死不活。他讽刺人，向来是不分场合的。

第二次是一棵栀子和这棵罗汉松。栀子不好养，早已死去了。罗汉松来时很小，十几年的工夫，我已经给它换过三次盆，现在它身上随便一个小枝，也比来时它的全身大。老张逝世将近5年了。时光流逝，人之云亡，尚不及草木长久。

老张送我花，并不是他出钱买的。他交游广，认识人多，又是老同志，名人作家，别人都乐于送给他东西。这些花，就是他从本市的一个大公园要来的，他认识那里的主任。

20年代末，老张就和这个大城市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在一个支部活动。当时在这一支部的，还有“十年女皇”。

他爱好文艺，30年代初已发表了小说，并写了一部长篇，书名仿萧洛霍夫笔意，也叫做静静的什么，曾得到一个美国太太的奖金。查鲁迅日记，老张曾两次把这部小说寄给鲁迅先生，好像并没有引起先生的注意。那时，人们并不像现在这样，那么重视外国人的奖赏。更不认为，外国人鼓掌叫好的，就代表中国创作的高峰。

老张对文学孜孜矻矻，可以说是终生不懈。在写作上也很努力，虽然说不上很严肃。“文革”期间，他曾企图把过去写的一部现实小说，改写成应时的作品，结果徒劳心力，没人给他出版。

以他的资历，本来有很多机会去做大官，他都没有去做。抗日时期，他在一个地区当了几天社会部长，进城以后，又当了几天工会宣传部长，终于以作家身份，了其一生。

我们是一个时代的人，共同渡过了那艰难危险的岁月。他一直没有离开冀中，他不愿到山里去，那里生活太苦。在冀中，领导了解他，群众关系也好。他打游击，不避阶级嫌疑，常住在地主富农家里，这些人，都有子女在外抗日。他

到一家，大伯、大娘叫得很亲热，既保险，又能吃到好饭食。他有时住在我家，我父亲总要到集上去买肉。有一年夏天，他走了一天，干渴得很，正好我父亲在井里泡着一个大西瓜，取出来叫他吃，说他真有口福。

进城后，老张几次自做对虾，装满大饭盒，给我母亲送来。老伴病了，老张也曾到医院看望。后我因无人照顾，多次到他家赶饭。他对女儿们说：“不要厌烦，过去，我也常在人家吃饭。”

老张的口福，是有名的。抗日期间，我从路西回来，帮他编书。他们一天的菜金是5分，我是客人，3角，他就提出跟我合伙。“五一大扫荡”，扫来扫去，把他扫到深县南部的大桃园，在里面呆了3天3夜，吃的都是蜜桃。抗日胜利后我回到家里，父亲给我炖了一个肘子，刚刚炖烂，他就从外村赶来了，进屋大笑着说：“我在八里以外，就闻到香味了。”

进城以后，他是市长的老朋友，经常赴宴。打听哪里有宴会，只要主客一方是熟人，他就跑去。有一次，我们在北京开会，散会以后，我同康、侯等人约好，到东安市场吃饭，并没约他。他就跟在后面，一直进了饭馆，大家都不以为怪。

他不只有口福。别人的书，经过战争、土

改，都散失了。他的书没有散失，反增加了。他到处搜罗书籍。土改时，他主管的小区，发现了一部《海上述林》。他上书中央负责同志，请求批准他获得这部他渴望已久的书。他的手稿、日记，也保存得很妥帖，丝毫没有遗失。有一次，他到路西去，父亲托他带给我一些零用钱，并叫妻子把钱缝在他的夹袄腋下。他到了路西，我已去延安，他把钱也买了书。

历次政治运动，他都以老运动员，或称老油条的功夫，顺利通过。土改时，他是组长，当然不会有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当机立断，以“左”派姿态，批评了市委文教书记。在那种人心惶惶的情况下，他一改平日邋邋遢遢的形象，穿上一件时兴的浅色的确凉新衬衣，举止活泼，充满朝气，以自别于那些忧心忡忡垂头丧气的人物。

身为作家，参加革命久，历史复杂，说话随便，伤人很多的他，在这场动乱中，几乎没有任何风险，没有烧到一根毫毛。当不少同行家破人亡之际，他的家庭，竟能保持钟簾不移、庙貌未改的状态，这在全国也恐怕是少见的。并且不久就出入炙手可热的王曼恬的官邸，更使人叹服他的应变能力了。

据我思考，老张得力之处，在于处世待人。

他不像一般作家那样清高孤僻，落落寡合。什么人他都交接，什么事都谈得。特别是那些有权有势，对他有用的人。他以作家的敏感，去了解对方的心意；然后以官场的法术，去讨得他们的欢心。他对顶头上级，如宣传部长，甚至宣传干事，都毕恭毕敬。可以当着很多人的面，去拍他们的马屁，插科打诨，旁若无人。有一次，在我家里，他竟拍起一个后生晚辈的马屁，使我大吃一惊。这个后生，是他机关造反组织的一个核心成员。那时“文革”已近尾声，老张还对他如此恭敬。我就此事，请教过一位明达。他说，前途未卜，后生之后，还有大头目。老张在后生面前能作如此表现，大头目知道也会高兴。他们如继续得势，老张自然得到好处。

芸斋主人曰：抗日时期，老张写了不少剧本，曾自称是冀中区的莫里哀。三十过后，方得结婚。及撰文，相交过久，印象丛脞，不易下笔。老张熟知冀中生活掌故，人多称之，然亦有谓，其言多夸夸，华而不实，因有“倒二八”之讥。噫！当年革命如渡急湍，政治如处旋涡。老张不只游戏人生，且亦游戏政治。其真善泳者乎！

1988年5月9日写讫

续 弦

1971年4月间，老伴在医院死去。我知道以后，劝住孩子们莫哭，先把他们的老姨叫来。她是我1953年从老家带出来，在我家帮了几年忙，后来参加工作的。

机关的革委会，原来派了一个人帮着办事。这个人抄过我们的家，我不愿去叫他，他听说后也来了。我找了几位老同志帮忙，他们是杨、贾、石、马。我写在这里，是表示永志不忘。

因为孩子们没有经验，置备的装裹又很简单，妻长时间露面躺在停尸板上，我从口袋掏出一块旧手绢，蒙在她的脸上，算是向她作了最后的诀别。她的脸很平静，好像解除了生前的一切痛苦。

我那时处境还不好，前途未卜。孩子们各有心思，对我也冷淡。我每天劳动回来，在小屋里

闷坐着。有次路遇大雨，衣服全湿透了，回到屋里，也没有人过问，自己连抽了三支烟，以驱寒冷。

慢慢，我想再找个老伴。说是续弦，这是附会风雅。老伴从二十一岁以身相许，那时彼此有多少幻想。四十多年，经历了无数难辛，难言之苦，最后这样相离而去。以后的事，还能往好里想吗？

我最初属意机关食堂里的一位妇女，她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皮肤很白皙，脸上有些雀斑，胸前很丰满，我在食堂劳动时，对我态度和蔼。她是顶替死去了的丈夫，家也住在佟楼。晚上，我们常乘一辆公共汽车回家。

但我没敢向别人透露过，因为想到，既不属于一个阶级，我有些自惭形秽，怕高攀不上。

不久，有一位女同志，愿意给我介绍，是在她那里帮忙的姨母，预定在老梁家见面。我如期去了，一进大门，老梁的妻子就斥责我：“衣服也不换一下，大好天，你戴个破草帽来干什么！”

进到屋里，形式很隆重，女方来了四个亲属。

“你现在住的那房子很小吧？”女方的母亲问。

“也很低。”我说，“有个蚊子臭虫什么的在房顶上，我一伸手就摸着了。”

全场默然。

我告辞出来，心想，女方长得太黑，也太胖了。

第二次，老梁的爱人又给我介绍一位会计，苏州人。我一听生在苏州，觉得很好，在梁家三楼小书房见面。事先按照介绍人的嘱咐，我换了一身干净些的衣服，没有戴草帽。当然那时也不是戴草帽的季节了。

见过以后，女方对我评价很好，她对介绍人说：“不好说话，不是缺点，他是个作家么！”

我却认为她个儿太矮了。

听说我在找老伴，朋友们都愿意帮忙。在北京军队工作的老魏，给介绍一位流落在江西的女同志。说原来是一位大校的妻子，并托老王把一张像片带到天津来。

老王给我打电话，叫我即刻去，说得很神秘，并有他习惯的那种加惠于人的味道。

我到了他那里，他正在用一块当作放大镜的有机玻璃，端详照片。

我接到手里一看，果然不错。当然，这是女方年轻时的照片，距现在已经十多年了。

不久，老魏打听到了这位女同志的下落。她

后来给我写信说：正当她傍晚堵鸡窝的时候，收到了一封带有喜讯的电报。

通信开始不久，我就接连给她汇去了几百元钱。这些年，我其他无长进，唯物观念是加强了。

她是一位恋爱老手，对付我是不在话下的。孩子们听说她有海外关系后，曾要求几位老朋友来劝告，我听不进去，高卧破床，一语不发。我有些破罐破摔了。

伴随她，我曾在黄昏时踟躇，去石家庄，托人找住处。披星戴月，赶开往家乡的长途汽车。在滹沱河大堤上行走，在大风沙中过摆渡。一次，往返四十里去县城，给她接洽工作，犯了前列腺炎，倒在路旁的禾场上，差一点出了大事。

最后终于离异，我总以为是政治的原因。她背着包袱，想找一个更可靠的靠山，在当时，我的处境，确是不很保险的。

所以，关于晚年续弦事，我从不怨天尤人，认为是我的患难一生中，必经的一步。我的命运注定，也不会有比这更好的一步了。

芸斋主人曰：婚姻一事，强调结合，讳言交易。然古谚云：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物质实为第一义，人在落魄之时，不只王宝钏彩楼一球为传奇，即金玉奴豆汁一碗，也只能从小说上看到。